

世界各主要 国家的政教关系

赵匡为 主编
(第一集)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世界各主要 国家的政教关系

(第一集)

赵匡为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 第1集/赵匡为主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12

ISBN 7-80123-122-8

I. 世… II. 赵… III. 政治-关系-宗教-世界 IV. B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 第 25496 号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第一集) 赵匡为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8 号 电话:64027526 邮编:100007)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 印张 26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责任编辑:张越宏

ISBN 7-80123-122-8/G·20

定价:19.00 元

序

再过两年时间,人类历史即将跨入第三个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但都没有达到宗教这一历史现象消亡的程度。宗教这种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将在世界上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

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世界宗教的情况,我们在1992年底编辑出版了《世界宗教总览》一书,收集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国内外资料,对世界主要宗教、教派及跨国组织,各国宗教概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该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世界太大了,宗教名目繁多,情况各异,绝不是一本书能囊括的。因此,只能就宗教论宗教,即使这样也只能每个国家三言两语,叙述一个梗概。近年来宗教问题在世界各地日益突出,以至于出现“文化冲突论”,认为世界各民族矛盾的根子在于宗教传统的不同。对于这种掩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论调,很多人不同意,我们也不赞同。由此,萌发了再写一本论述当今世

界宗教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关系的书的念头。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国内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的专家同行们的支持。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今天终于能将命名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的第一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全书采取了分册出版,每个国家的政教关系独立成篇,个人署名,内容与体例上也并不求相同的形式。所以这样做,原因是对世界各国政教系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关资料缺乏;对于政教关系这一命题的范畴、内容,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看法。这样做,有利于各位作者各抒己见,较充分地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料,表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可以避免因统一体例、内容而迟迟不能同读者见面。应该说,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为后人铺路的工作。我们的愿望是,尽快将当今各主要国家政权处理政教关系的概况,通过我们的书介绍出来,并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本比本书更全面更系统的关于世界各国政教关系的书面世。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本书在内容、观点及表述方面,肯定存在不少的缺点与不足,迫切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编者

1997年夏

绪 论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宗教也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等社会特征。同时，宗教又有其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许多特征，例如它只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虚幻的反映，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中曾明确指出这一特征：“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用了超人间的形式。”^①又如，宗教还往往组成由信徒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禁忌制度和共同的利益相维系的宗教组织，拥有在数量上相对稳定的众多的信教群众，使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集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为可以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一种社会物质力量。此外，由于宗教信仰是超理性的，而“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②人们在信仰宗教时，可以有很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

^②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全集》第27卷第436页。

选择性和随意性,而一旦相信某一教义后则十分执着、十分狂热,且带有较强的排他性与盲目性。社会上不同的群体与个人,都可能从宗教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解释与力量,并以此影响社会。因此,宗教比其他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同社会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正是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研究宗教同社会政治的关系,宗教同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至今仍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宗教不是同人类一起诞生的,它是人类的思维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人类最初的祖先只是出于动物的本能而过着最原始的生活,很长时期并无宗教观念。只有到了后来,在生活与生产的实践过程中,抽象思维开始出现并得到一定发展,促使人类思考自己以及自己同外界的关系,于是就产生了人类最初的宗教意识,这个时间距今不过十万年左右。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所揭示的: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原始的人群为了生存,谋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能理解也无法对抗来自自然界与群体生活带来的种种外界压力,于是便幻想外界万物与人一样具有灵性,人死后灵魂会依然存在等观念,并萌发出乞求神灵庇佑的想法。他们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从对大自然依赖与恐惧中,产生了自然界万物有灵的想法,最后发展

到对自然的崇拜；他们思考人的生命的奥秘，从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畏惧，产生了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可以说，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意识，由此，随着人类社会与人类本身思维能力的发展与演变，人们的宗教意识也日趋复杂，由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又从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在崇拜形式上也由原来的多神崇拜、泛神崇拜，演变为一神崇拜、主神崇拜，并从中衍化出来与信仰相联系的各种教规教义、禁忌制度、崇拜仪式、言行规范，以至出现了专事宗教事务的人类特定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和宗教专职人员。宗教因此演变、发展，成为今天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对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的社会现象。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角度来考察，宗教观念是原始人群最早产生的一种抽象思维方式，是同人类最初的宇宙观、生死观、苦乐观，以及荣辱观等的产生是同步的。虽然它采取了一种无法理解的理解方式，但毕竟对人类思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是一个很大进步，一个飞跃。宗教一旦诞生，它就陪伴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达几千年之久，一方面它使千百万群众从此拜倒在自己创造出来的“造物主”的脚下，企盼这个造物主的庇佑与恩赐，把个人的遭遇都归结于这个造物主对自己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人们同时又在这位造物主的名义下，继续探索着宇宙、人生及生命的奥秘，通过千百次观察、实践，经过无数次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终于发现了存在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背后的一个个客观规律，从而创造了天文、地

理、医学、社会学科等等门类繁多的科学体系，并使这些学科渐渐从宗教这个无所不包的领域中，剥离了出去。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人类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就是这样演变而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宗教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样，宗教也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而逐渐消亡。科学同宗教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各种科学学科逐渐从宗教影响下分离出去，是人类对客观世界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同时每个科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又都是对宗教的一种挑战。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突飞猛进，使人们在各个领域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大大加深，在宏观与微观世界都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与控制能力，并且开启了征服宇宙和探索生命起因的航程。但是，科学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完全认识世界的程度，宗教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并未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一百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指导人们更正确地、历史地、辩证地去认识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宗教本身也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但是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反复说明宗教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期很快消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宗教才能在人类社会自然消亡。

因此,当今世界宗教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且相当时期内这一状况不会改变。

据国外一些资料统计,从1970年至1996年底,世界上各主要宗教的信徒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全世界信教的人数同世界总人口的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同一比例数上。1970年,世界总人口为36亿,信教人数为29亿,约占80.6%,1996年世界总人口增长至58亿,信教人数为47亿,约占81%,其中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正教及其他边缘教派)和佛教(包括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信教人数同总人口的比例基本保持平衡,伊斯兰教、印度教比例增长较大,而犹太教和原始宗教信徒与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从以上事实说明,至今在世界上仍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信仰各种宗教,宗教仍是一个世界上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产生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影响,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二、宗教与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但是宗教对于各国的社会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政治与宗教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不能混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社会生产方式、产品分配制度带来的经济利益的不同,而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展开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它往往体现为代表某一社会人群的政党、

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对待与处理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乃至国际事务中的政策与活动。而宗教则是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压迫不能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一种虚幻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是无所不包的,通常情况下大多属于私人的,并不带有政治意义。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礼仪、禁忌等规范个人言行等方式,来达到“神灵”的佑护,去求得彼岸的重生。因此,一个人在政治上的态度同他的宗教信仰,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信仰同一种宗教或教派的人,在政治态度上可能很不一样,甚至完全对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或者属于不同教派、宗教组织的信徒,也有可能 在政治态度上完全一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国际上错误思想的影响,有的人对马克思与列宁指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及斯大林所说的“不可能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守中立”存在误解,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扩大为人们政治上的对立,甚至衍生出宗教信徒为“吸鸦片者”,宗教界人士是“鸦片贩子”等错误的说法,混淆了政治态度与思想信仰的界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教训。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宗教同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是因为:

第一,“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它是人们对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外界压力不可理解 and 无法抗拒的产物,特别是阶级社会以后,来自社会的压力成为宗教赖以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人们

的物质生活状况、精神生活状况、求学条件、婚姻、人际关系的优劣以及事业的成败，都会成为信仰宗教的理由，因此人的经济、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对社会现象的态度也自然会反映到宗教中来。虽然这种反映在政治上的态度通常情况下只是个人的，而不会形成群体性的活动，但是一旦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矛盾同人们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就不再是私人性质，而往往成为相当一部分群众共同的群体要求，成为这些人信仰的重要内容。这个时候，宗教信仰就不再是人们思想信仰范围内的事情，而会越出个人信仰的限制，变成某种社会政治要求的载体或者工具，汇合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

第二，是由宗教的群众性所决定的。宗教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群众性。这种群众性，不仅仅表现为宗教信仰是群众的信仰，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教群众是宗教的主体，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任何一种宗教都是由信教群众的实践来体现的。离开了一定数量的群众，宗教就不再是宗教，而成为一种学说或者思潮。这种群众的信仰实践又为人们幻想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所制约，带有很强的神秘性、神圣性与排他性，在信教群众看来是不应违抗和违抗不了的。然而，宗教内神秘而又神圣的“超自然力量”，人们并不能看到、摸到，许多情况下则主要由宗教的领袖们代为转达与表达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宗教领袖的意愿与言论，就可能成为这个宗教（这个地区宗教）的重

要信仰内容或宗教信条,成为相当多的群众的重要信仰追求。因此,宗教很容易被某些个人或者某种社会势力用来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而由于这时候的某些个人或社会势力所提出的世俗的政治要求,已经在群众的心目中同神秘而神圣的“超自然力量”化为一体,一时不能为人们所分辨,从而比那些纯粹的政治口号更具有感召力与凝聚力。

第三,宗教一般都有其同信仰相联系的宗教组织,这些组织除信仰相同外,还往往有自己一套比较完备的教阶制度、管理制度和运作的规则,包括明确的分工、严格的等级与无上的权力以及奖罚等,有的还十分严密。宗教的这种群体作用和组织性,虽然同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没有十分明确和固定的政治目标,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当宗教组织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要求同其共同信仰相联系的时候,宗教组织的组织与群体效能就可以起到政党的作用,甚至超出政党所能起到的作用。

鉴于这些原因,在中外历史上,我们不断能够看到以下的事实:一些宗教组织或教派间的争斗,实际上反映了对社会政治不同主张之间的矛盾;传统的或正统的宗教组织往往是现有政治制度及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而被称为异端的新宗教或新教派则往往反映了对现有社会政治生活不满的人群的思想与要求;在剧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一些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组织领袖往往可以充当重要的政治调解人的作用,某些社会影响较大的宗教组织的政治趋向对于社会政治走向往往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

等等。这种情况，在全民族几乎信仰同一种宗教或教派的民族中，反映的更为明显，在那些地方，宗教组织及其领袖们，往往可以成为左右这一地区、这一民族政治趋向的重要力量。在平时，宗教组织和他们的领导集团是维系这个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维护着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在受到外辱时，又是抵御外族的精神支柱。同当地的政治结合十分密切。

正是上面的这些原因，宗教与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社会上层建筑，存在着许多联系，以至于宗教往往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用于维护其统治的精神工具；同时也可以成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人们用于反抗剥削压迫、追求新生活的工具；由于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在许多民族中，同民族信仰关系最密切的那种宗教，可以长期扮演着维护民族内部团结、抵抗外族侵犯以及判定是否属于本民族成员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的角色。宗教不是政治，但又如此相联系，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混淆两者的区别，或认为可以利用宗教搞政治，或把宗教误认为可以等同政治。许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都十分重视宗教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三、政教关系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研究各国政教关系是研究当代世界各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教分离”是法国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近代国家反对封建制度提出的一个口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革,现在世界上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已经不多,绝大多数国家,都宣布了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事实上所谓“政教分离”,只是指国家政权同某一种曾控制国家的教会的分离,并不能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完全脱离。正如西方一些实行“政教分离”国家的政治家及社会领袖所指出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教关系是不能分离的,也分离不了。”他们说:“教会需要国家的支持,国家也需要宗教的支持,只是分工的领域不同,教会负责精神方面多一些,国家负责物质方面多一些,而面对着的群众都是同一批人。”

广泛意义上的政教关系,应当包括国家同存在于该国内的各种宗教的各方面关系。如国家政权对宗教问题的整体认识及官方的意识形态同特定宗教信仰的神学思想体系的关系;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及宗教文化传统在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等生活中的位置和影响;特定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在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作用;政府对特定宗教团体内部管理事务的介入等等。有的学者把政教关系概括为:(1)政治与宗教的关系;(2)政治与教会的关系;(3)政权与宗教的关系;(4)政权与教会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多种宗教与教会(这是普遍现象),或者某一时期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形式,情况就更为复杂。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自阶级社会与国家的诞生起,有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宗教

是与人们的政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当时的人们由于受到时代与认识的局限,总是把某一种宗教作为自己观察、解释与处理社会事务的主要指导意识形态,人们需要也只能用某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作为向大自然斗争及处理社会内部事务的主要依据。这种状况几乎世界各地无一例外,只是在东西方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东方,由于人类很早就开始同洪水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作抗争,比较早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亚细亚生产模式”。人们的宗教意识集中在对“天”的无限崇拜上,体现“天”的意识的,不是独立于政权的宗教职业者,而是中央集权的人间代表——王,王被说成是天之子(或后代),本身就兼备“神性”与“人性”为一体,王的统治意味着“天”的意志,是“替天行道”,“顺乎天意”的。由此,在东方这块土地上,事实上是王权大于神权,而宗教职业者只是王权中专司宗教事务的官吏,一切都必须听从于王权。在西方,情况有很大不同。当基督教在欧洲兴起的时候,欧洲各民族还处于一个相对分散、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庞大的罗马帝国从强盛到分裂,直至最后解体,在独立于政权的基督教会面前,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世俗政权,而基督教会则是一个跨国界的、统一的、强大的组织。经过基督教会与各国政权间复杂而长期的争斗、妥协、相互利用,基督教很快成了欧洲各国各民族的主导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会控制了全部意识形态,使文学、哲学、科学等等都成了宗教的婢女,而各国政权只是负责世俗事务管理的机构。神权高于王权,是欧洲中世纪的主要特征。

正是因为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宗教及其教会同政权这种不可分开的关系,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之时,宗教及其教会就成了必须首先批判的对象。在欧洲,一方面出现了以法国资产阶级无神论者为代表的批判宗教与教会的思想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在教会内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宗教与教会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宗教信仰自由”和“教会与国家政权相分离”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两个积极后果,并在近代与现代史上影响到了全世界。然而,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的过程中,这种对宗教与教会的冲击与改革,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上改变宗教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在经过一段磨合与相互适应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宗教的教会)达成了某种默契,宗教已在绝大多数的地方,在思想政治领域扮演着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矛盾的润滑剂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种政权与宗教的关系是在“尊重人权”和“信仰自由”这样一些漂亮口号下来实现的。总之,在当今世界,宗教问题依然是反映社会政治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来分析,当今世界的政教关系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特点:

1、除了少数几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传统宗教,仍然是影响当地社会生活的主体思想。但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哲学社会学的新观念不断出现,各种传统